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国哲学史

郭齐勇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国哲学史

郭齐勇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提要

哲学史的写作是在不断的理解与阐释中走向深刻与成熟的。哲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觉的学科创立以来,已历百年,本书凝聚了郭齐勇教授二十多年教学与研究的心得,与本学科创设百多年来数代学者的共业与积累。本书把重点放在对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及哲学原典的平情理解与阐释上,慎评短长,充分揭示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及其现代价值,力求反映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引起读者对哲学的兴趣,启发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内容全面,重点突出,逻辑清晰,文字流畅,深入浅出,适合高校哲学专业的学生和喜爱哲学的社会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史/郭齐勇编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5

ISBN 7-04-018330-7

I. 中... II. 郭... III. 哲学史—中国—高等学校—
教材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53140号

策划编辑 马俊华 干咏昕 责任编辑 于晓宁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张 岚 责任校对 王 超 责任印制 韩 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aco.com.cn
印 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787×960 1/16	版 次	2006年5月第1版
印 张	31.5	印 次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570 000	定 价	35.8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8330-00



郭齐勇，男，1947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师从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等教授，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被邀请为美国哈佛大学、日本关西大学的访问学者，德国特里尔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的客座教授。曾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社会兼职有：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文化学概论》，《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传统道德与当代人生》，《郭齐勇自选集》，《儒学与儒学史新论》。

目 录

导言	1
----	---

第一编 先秦哲学

第一章 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	15
第一节 原初文明的宗教、政治与道德	15
第二节 《易经》、阴阳、五行、和同	18
第二章 孔子	24
第一节 天命论	25
第二节 “仁”学意涵	27
第三节 方法论	32
第三章 老子	35
第一节 “道”之体	36
第二节 “道”之用	39
第三节 体“道”的工夫与境界	42
第四章 孙子	47
第一节 经之以五事,较之以计	47
第二节 避实就虚 奇正相生	51
第五章 墨子及后期墨家	54
第一节 兼相爱与交相利	54
第二节 “天志”、“明鬼”与“非命”、“节葬”	56
第三节 “三表法”与“心之察辨”	59
第四节 名、辞、说、辩	60
第五节 墨学的历史地位	62

第六章 子思子	64
第一节 道德的五行	64
第二节 中庸	68
第七章 孟子	72
第一节 性善论	72
第二节 仁政学说	76
第三节 人格修养论	77
第八章 庄子	80
第一节 道论	80
第二节 理想人格论	83
第三节 知论	87
第九章 惠子与公孙龙子	91
第一节 惠施的十大命题	92
第二节 公孙龙的白马论与坚白论	93
第三节 公孙龙的指物论与名实论	95
第十章 《易传》	99
第一节 生生之德 变易之道	99
第二节 继善成性 崇德广业	102
第十一章 荀子	104
第一节 性恶论	104
第二节 礼论	106
第三节 天论	109
第四节 正名学说	111
第十二章 韩非子	113
第一节 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113
第二节 人皆自利 君国之利在耕战	116
第三节 世异则事异 事异则备变	118
结语	121

第二编 汉至唐代的哲学

第一章 汉初的哲学思想·····	125
第一节 汉初的黄老思想·····	125
第二节 陆贾、贾谊·····	128
第三节 《淮南子》·····	132
第二章 董仲舒·····	137
第一节 “人副天数”说·····	137
第二节 天人感应论·····	140
第三节 人性论与伦理学说·····	144
第三章 谶纬的盛行及其批判者扬雄、桓谭·····	148
第一节 谶纬之学与《白虎通》·····	148
第二节 扬雄·····	151
第三节 桓谭·····	155
第四章 王充·····	159
第一节 “疾虚妄”·····	159
第二节 批判谶纬感应之说·····	162
第三节 王充哲学的历史贡献及其局限性·····	166
第五章 魏晋玄学·····	170
第一节 何晏、王弼·····	170
第二节 阮籍、嵇康·····	173
第三节 裴頠、向秀和郭象·····	177
第六章 佛教的传入与早期中国佛教哲学·····	181
第一节 佛教与儒、道的碰撞与融合·····	181
第二节 六家七宗与道安·····	184
第三节 慧远·····	186
第四节 僧肇·····	188
第五节 竺道生·····	190

第七章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193
第一节 早期道教·····	194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197
第八章 隋唐时期的道教哲学·····	201
第一节 成玄英·····	201
第二节 王玄览·····	203
第三节 司马承祯·····	205
第四节 杜光庭·····	206
第九章 隋唐时期的佛教哲学·····	209
第一节 唯识宗·····	209
第二节 天台宗·····	215
第三节 华严宗·····	219
第四节 禅宗·····	224
第十章 隋唐经学与儒家哲学·····	231
第一节 隋唐经学·····	231
第二节 韩愈、李翱·····	233
第三节 柳宗元、刘禹锡·····	238
结语·····	242

第三编 宋至清代的哲学

第一章 宋明理学的问题与发展·····	247
第二章 张载·····	254
第一节 “太虚即气”与“一物两体”·····	254
第二节 “天地之性”与“大其心”·····	256
第三节 “知礼成性”与“变化气质”·····	258
第三章 程颢、程颐(二程)·····	261
第一节 “天理”与“性”·····	261
第二节 “识仁”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263

第三节	“格物致知”与“持敬”	265
第四章	朱熹的理学	270
第一节	理气论	270
第二节	心性论	275
第三节	居敬穷理论	279
第四节	朱熹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史上的地位	282
第五章	陈亮、叶适	284
第一节	陈亮的事功思想	284
第二节	叶适的功利之学	289
第六章	陆九渊的心学	292
第一节	“本心”与“心即理”	292
第二节	“发明本心”的修养论	294
第七章	陈献章、湛若水	301
第一节	元代的朱陆之学	301
第二节	陈献章的自得之学	303
第三节	湛若水与“心体物而不遗”	306
第八章	王守仁	310
第一节	“心即理”说	310
第二节	“知行合一”说	312
第三节	“致良知”说	315
第九章	黄宗羲	319
第一节	批判专制主义政治	319
第二节	“盈天地皆心”与“盈天地间皆气”	322
第三节	“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	324
第十章	方以智	327
第一节	“质测即藏通几”	327
第二节	“气—火”一元与“盈天地者皆物”	331
第三节	“相反相因”与“合二而一”	333

第十一章 王夫之	335
第一节 明有 尽器	336
第二节 尊生 主动	340
第三节 率性 正情	344
第十二章 颜元、戴震	348
第一节 颜元重“习行”倡“实学”	348
第二节 戴震重“血气心知”，察“理”明“道”	352
结语	358

第四编 现代哲学

第一章 康有为、谭嗣同与严复	363
第一节 康有为	363
第二节 谭嗣同	368
第三节 严复	372
第二章 章太炎	378
第一节 以太阿屯说和真如说	379
第二节 经验论、唯理论和直觉论	382
第三节 科学进化论和俱分进化论	383
第三章 孙中山	386
第一节 以太说和生元说	387
第二节 知难行易说	389
第三节 民生史观	391
第四章 陈独秀与李达	394
第一节 陈独秀	394
第二节 李大钊	400
第五章 胡适、梁漱溟与张君勱	409
第一节 胡适	409
第二节 梁漱溟	413

第三节 张君勱	418
第六章 熊十力	426
第一节 体用不二的本体论	426
第二节 翕辟成变的变易观	427
第三节 尽人合天的心性论	428
第四节 崇尚性智的认识论	429
第七章 冯友兰	432
第一节 “新理学”本体论体系	432
第二节 人生境界论	435
第三节 “正底方法”与“负底方法”	436
第八章 金岳霖与贺麟	439
第一节 金岳霖	439
第二节 贺麟	446
第九章 李达与艾思奇	453
第一节 李达	453
第二节 艾思奇	457
第十章 毛泽东	463
第一节 早期哲学思想	464
第二节 《实践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467
第三节 《矛盾论》: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470
第十一章 牟宗三与唐君毅	473
第一节 牟宗三	473
第二节 唐君毅	476
结语	483
参考书目	485
后记	492

导 言

—

今天我们有的专家不承认“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认为中国顶多只有“思想”。这些学者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中心主义、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其中有的人的理据是“哲学只有一个”，他们把近代以来的欧洲哲学（或者将其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作为普遍的哲学，以此作为“哲学”的唯一范式、标准、尺度，因而不承认非西方的民族有哲学。其实所谓一般、普遍的哲学或哲学只有一个，第一是说不分东方西方的哲学，所讲的概念或道理，或哲学中的真理都是普遍的，第二是对不同族群、不同时空的哲学形态中的共同问题或方法的抽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凡是人类各族群的活动，总有一些观念在指导，有些观念是互通的，而且有观念就有普遍性。这是其共性的或者具有可比性、可以通约的方面。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哲学观念是有差异的，哲学观念总是通过具体的民族生命来表现的，因而又是特殊的。

哲学是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律则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在远古时期，各个大的种族、族群的生存样态与生存体验既相类似又不尽相同，人们思考或追问上述问题的方式亦同中有异，这就决定了世界上有共通的，又有特殊的观念、问题、方法、进路，有不同的哲学类型。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几个大的典范文明，各有不同的方式，其哲学有不同的形态。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哲学是其中的典型。不仅今天所谓中国、印度、西方、中东、非洲的哲学类型各不相同，而且在上述地域之不同时空中又有不同的、千姿百态的哲学传统，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西方的或世界的哲学，所有哲学家的形态、体系、思想都是特殊的、各具个性的。

然而，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等，都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康德区分两种哲学的概念，一种是宇宙性的，一种是学院式的。其宇宙性的哲学概念，把哲学当作关乎所有知识与人类理性的基本目的之关系的学问。这种定义把哲学视为人类为理性立法的学问，或视为人类探求终极价值的学问。这恰好符合中国儒学的“至善”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张世英在《哲学导论》中说，“爱智

慧”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就是指人对万物(一切存在者)合而为一的一种和谐一致的意识,这约略类似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天人合一”。至于黑格尔只把普遍性概念、理念,抽象概念王国的学问视为哲学,海德格尔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人称为思想家,不叫哲学家,那只是一种看法。他们的看法并不能概括从前苏格拉底到后黑格尔的所有的西方哲学,以及与概念知识系统并存的其他西方哲学。黑格尔、海德格尔对“哲学”的界定与看法,只是一家之言。我们尊重但不盲从它。不是只有符合这种尺度的才叫做“哲学”,才具有所谓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若是如此,一部分西方哲学,特别是非西方的阿拉伯、非洲、印度、中国等许多哲学智慧都会被抹杀掉。

我们不仅一般地肯定“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而且肯定“中国哲学”有其特性与优长。尽管因为百多年来强势欧美文化的影响和学科专业训练的关系,人们一谈起“哲学”,潜台词或背景即是西方近代的哲学,话语方式基本上是近代西方的方式,但中国哲学的存在却是不可否认的,其光辉是掩不住的。在中国哲学学科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的先驱们以“格义”的方式或相互诠释的方式,把他们各自所熟悉的某一种西方哲学,例如胡适以实验主义,冯友兰以新实在论,贺麟用新黑格尔主义,方东美用生命哲学,侯外庐、任继愈用马克思主义,牟宗三用康德,唐君毅用黑格尔哲学等作为参考系来研究中国哲学,都有新发现并取得不凡的成就。这是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形成过程中之不可避免的途辙。我们尊重并珍视前辈们的经验,他们为中国哲学学科奠定了基础,使西方学界逐渐关注中国哲学,正在逐步改变所谓中国无哲学的偏见。

金岳霖认为:“哲学有实质也有形式,有问题也有方法。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均与普遍哲学的实质与形式相同,那种思想当然是哲学。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如果一个人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他所写的实在是英国的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的史;因为严格的说起来,没有英国物理学。哲学没有进步到物理学的地步,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种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①

金岳霖的上述看法,可取的地方在于,我们甄别哲学与非哲学的史料,哲学与国学的区别,哲学史与文化史、思想史的差异,是要讨论哲学问题,要有哲

^① 《审查报告二》,载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

学的形式、实质、方法。但金岳霖上述看法是有极大的问题的，他预设的“普遍哲学”仍然只是以欧洲哲学为蓝本的，是西方哲学的抽象。他主张的“把中国的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史就是在中国的哲学史”，仍然是把西方哲学史上某一时段的基本问题抽象为一般、普遍的哲学问题，然后再去对照、处理、发现或建构中国的哲学史料。金岳霖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只是根据某一种西方哲学的主张或成见写出来的，这很有道理，但金岳霖本人要以他所谓的“普遍哲学”作为唯一尺度衡量、评估非西方的哲学，其实与胡适一样，只是根据一类哲学的主张去要求不同类型的哲学。所谓“在中国的哲学史”，只是以某一时段欧洲哲学某些流派为范型的“哲学一般”去笼罩、整理、范围中国的哲学。胡适是以西方哲学中的一种哲学（实验主义），金岳霖则是以他所设想的西方哲学的基本方式来框架中国哲学。金岳霖之病乃是胡适之病的放大而已。

金岳霖以“物理学史”来类比“哲学史”，说“哲学没有进步到物理学的地步”，尤其不当。我们学数学、学物理学不必去学数学史、物理学史，而学习哲学则必须学习哲学史。黑格尔所谓在哲学史里我们所研究的就是哲学本身，即哲学史就是哲学，有一定的道理。当然黑格尔指的仍然只是欧洲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特别是他的绝对精神的逻辑与绝对精神展开的历史的关系。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没有国别史或族群史，文学、艺术、历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则不然。人文学科上的种族、民族差异，专家们的创造之不可重复性，均与自然科学不一样。金岳霖当时所持的单维的“进步”观，及其背景上的“唯科学主义”等，是时代的局限。傅斯年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称，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一样。事实上，再怎么“进步”，哲学、历史学、语言学亦无法“进步”到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的地步，这两大类学科在有些方面是不可通约的。

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二

今天我们有的专家反对以任何西方哲学为参照，要讲纯而又纯的中国古代哲学。他们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的诸位专家、作者，只不过是西方哲学的不同话语系统来宰割中国本土哲学，那至多只能算是某种比较哲学研究，并没有发掘出中国哲学的真髓，需要反思甚至根本颠覆这种“汉话胡说”的处境，而建构一种真正纯粹的即用本民族的话语叙说的“中国哲学”学科。这

些看法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解释学的立场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有的人甚至说只能用古代的话语方式来讨论中国哲学,当然他们没有说用哪个朝代、时段、地域的语言,也没有说是用官话抑或某方言。他们认为中西哲学发展的轨道不同,两者的框架不一样,不可通约,不可以相互诠释。这些看法不免因噎废食,恰好掉进了中西隔绝的陷阱里。

如上节所述,人类的哲学思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当然有可以通约、可以比较之处。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互通性,因此相互翻译、诠释、比较、沟通、会通的哲学研究工作不仅有可能,而且有意义与价值,它有助于我们吸收不同哲学传统中的精华,促进哲学创新。诚如本杰明·史华慈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所说:“超越了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福柯所说‘话语’障碍的比较思想研究是可能的。这种信念相信:人类经验共有同一个世界。”^①

哲学史是发展的、具体的。文化与哲学传统本来就是流动、变化的。当然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从印度佛学在东汉传入中国并经过中国学者消化的八百多年的历史经验来看,首先是“格义”。“格义”的前提,即是佛教与我国原始哲学的观念有某种一致性,以及意义间的可通约性。从非中国化到中国化,印度佛学中的哲学体悟与哲学义理在中国经过了佛学家们“格义”、创造性误读到消化吸收、融会贯通、自创新说的过程。中国哲人与佛学家不仅创造了佛学的新义理、宗派、方法,促进了佛学的中国化,而且进一步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吸纳佛道二教的宋明理学。中国化的佛学各宗派与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与阳明学,又陆续传到东亚,深刻影响了东亚乃至全世界。

明季以来,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双向互动,已有四百年。西方哲学在中国经历了一定的传播过程,西方哲学的汉语化、中国化过程仍在进行之中。今日在中国,中西哲学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与过去印度佛教的各宗派一样,古今西方哲学的各流派、各大家的思想慧识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与方法,并正在与中国哲学的诸流派相互摩荡。今天,但凡用汉语撰写的西方哲学介绍及西方哲学原典的汉译,也已经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了。西方哲学的翻译与研究,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用语的比较,西方思维方式的吸收与批判,西方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哲学创新等,都是广义的“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西方哲学的汉语化或中国化,中国哲学的建构及其在西方的传播,表明比较哲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

狭义的“中国哲学”学科形成的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相互比较、交融互渗的过程。如运用西方哲学范畴、术语的问题,在借

^①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取中有发展,不能不借取,又不能不增加、渗入本土义与新义。牟宗三借用佛语说“依义不依语”,“依法不依人”,即自主地创造性地运用西方范畴、术语,有很大的诠释空间。当然,有关中国、西方哲学概念、范畴的解读、整理的方法,需进一步结合中西哲学文本的特性,避免牵强附会和削足适履。中国哲学能哲学地建立起来,即以现代话语与现代哲学形态,使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这可能对中国哲学有所损伤,但却是不能不通过的途径。以西方观念诠释中国哲学,自有不少限制,这是勿需讳言的。然而实际上,我们今天离开了西方哲学的观念与范畴,已不会说话,不能说、写、讲哲学。

因此,我们强调中国哲学学科成立的正当性,强调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特色,并不把中国哲学作静态的处理,其本身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含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哲学传统,以及同一民族不同的哲学传统的渗透与融合。而且,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自己写”与“写自己”,绝不是排他的,不需借鉴的,不考虑事实上已存在与发展着的创造性融会的。否则,那就成了“自说自话”,不可能与其他类型的哲学对话与沟通。

狭义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仍然离不开中西方哲学的多方面的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现象学、解释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与方法。当然,我们应力图发掘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与价值,力图改变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的状况,但中西哲学的交流互渗已是不刊的事实,且也有助于逐步发现中国哲学的奥秘。中国哲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包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借鉴欧美国家和日本,当然不是照搬,而是避免自说自话。

在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与中国哲学学科的构建方面,冯友兰曾提出过“辨同异”、“别共殊”的问题,萧蓬父特别强调这一问题,又指出要注意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殊中之共、共中之殊,注意普遍、特殊、个别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当然不能如冯友兰有时强调的那样,把中西之别的问题化约为古今之异的问题,不能把古、今、中、西、同、异、共、殊的任何一方任意加以忽略或夸大。有一些哲学问题在某些层面是普遍性的,在某些层面又具有特殊性。历史上的中西哲学家所面对、关注、解决的问题有相似性和差异性。总之,中华文明中的哲学智慧绝不亚于西方,需要我们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

三

方东美在《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中说,中国哲学有四大思想资源与思想传

统,即先秦儒家、道家,中国佛学与宋明理学。当然,全部中国哲学和每一断代中国哲学的资源与传统都是多元多样的,绝不仅仅只有这四大宗,例如至少还有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道教与其他民间宗教与民间学术传统等。方东美当然只是就其大端而言的,上述四大哲学传统之间及每一传统中,哲学家们的观念、思维与表达方式上有诸多的不同,仅中国佛学诸宗派及每一派之内部就十分复杂。比较总是蹩脚的。然而,如果允许我们粗线条地以这四大传统的共通性来勉强代表中国哲学,而又粗线条地以柏拉图至黑格尔等西方主流哲学的共通性来勉强代表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传统亦十分复杂多样,第一节已说明),两相比照,中国哲学确有自己的特性。

一般说来,中国哲学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有很大的差异。长期以来,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纯粹精神、不变的实体是宇宙的创造者,宇宙或世界不能自己创造自己。如如不动的、静止自立的创造者与被它创造的生动活泼的世界,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神,此岸与彼岸,致思界与存在界,心与物,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灵魂与肉体,身体与心灵,价值与事实,理性与情感等,统统被打做两概,其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中国哲学家的宇宙论是生成论而不是构成论,他们认为,世界不是宰制性的建构,世界是多样的生存,各种主体的参与。中国哲学的主流是自然生机主义的,肯定世界是自己产生出来的,没有凌驾在世界之上或之外的造物主或上帝。中国哲学是气的哲学而不是原子论的哲学。气的哲学昭示的是连续性的存在,自己创造自己,变动不居,永恒运动,大化流行,持续不断,生机无限。中国哲学家从来不把宇宙看成是孤立、静止、不变不动或机械排列的,而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中国哲学家有一个信念,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是一个无限的宇宙、创进的宇宙、普遍联系的宇宙,它包举万有,统摄万象,无限丰富,无比充实。对宇宙创化流衍的信念,实际上也就是对人的创造能力的信念。

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华夏族群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的觉识与“观法”和特殊的信仰与信念,那就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对话、包涵、相依相待、相成相济。与这种宇宙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有弹性的、动态统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论。

如方东美所说,中国哲人认为,在宇宙精神的感召之下,人类可以创起富有日新之盛德大业,能够日新其德,日新其业,开物成务,创造美好的世界。人们效法天地的,就是这种不断进取、刚健自强的精神。人在天地之中,深切体认了宇宙自然生机蓬勃、盎然充满、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尽参赞化育的天职;